[读书会第36期]周云蓬VS柴静：从诗歌回到现实

2011年01月18日 18:13  
来源：凤凰网读书

欢迎来到凤凰网读书！12月3日，第三十六期读书会在北京单向街书店举行——邀请诗人、民谣歌手周云蓬，著名新闻记者柴静和教育人士罗永浩一起借《春天责备》聊聊“从诗歌回到现实”。

本次活动我们在凤凰网读书会官方微博（[**http：//t.ifeng.com/ifengdushuhui**](http://t.ifeng.com/ifengdushuhui)）及凤凰网读书会微博小组（[**http：//t.ifeng.com/g/1453/**](http://t.ifeng.com/g/1453/)）进行了预告和提前交流，欢迎加入和关注。



**编者按：**

本期凤凰网读书会，我们邀请的嘉宾是诗人、民谣歌手周云蓬，著名的新闻记者柴静，还有教育人士罗永浩。

周云蓬出了一本新书叫《春天责备》。在我看来，“春天”的暖意里，周云蓬想读到的也绝对不是简单的“责备”或是“绝望”之类的事情。他喜欢写诗，有比我们更沉寂的心去看待事物纷杂。眼睛无法欺骗他，他只有一颗认真的心，然后把感知放进吉它中，唱出来。之前，我也没有确定周云蓬和柴静、罗永浩聊什么，后来柴静写了篇博客《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这个标题是柴静采访在农村教书的德国小伙卢安克时，卢安克说的话。看她洋洋洒洒的分了11个小节来写周云蓬，我大概就懂得她说自己是周云蓬粉丝的认真了。

在活动中，他们聊到读书时候对诗的挚爱，也调侃彼此的趣事。其实，诗歌的表现形式非常有节奏，节奏就是情感，情感来源于哪--是现实。一个人，看到，听到，嗅到，感受到，通过感官察觉才会有诗的雏形。我喜欢柴静说“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是人肉梯子，下一代人，你要是超不过我，你就别干了”，喜欢周云蓬说“没有人愿意总做标枪和匕首，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不要期待别人来做这个事情。自己不能做，你就不要苛求别人必须要做，你可以期望他做，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去做标枪和匕首。”

我觉得它们都挺像现实主义的诗歌。与你们一起分享。

**[](http://book.ifeng.com/lianzai/detail_2010_12/14/3497018_1.shtml)**

《春天责备》 周云蓬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图片来源：凤凰网读书）

**我们需要温暖而又百感交集的旅程**

凤凰网读书：欢迎各位来到凤凰网读书会。今天有这么多的读者来现场，我想主要是来听听周云蓬、罗永浩、柴静他们之间会讨论点什么。周云蓬是诗人，也是民谣歌手，罗永浩是教育人士，还是汇集很多“知识”界人士的网站的创办者，柴静是我们熟悉的新闻记者、主持人。我们先来请老罗致开场词。

罗永浩：其实我本来想接过麦克以后说几句装可爱的话，但没想到老周已经先装可爱了，我后面的路线不好走了。刚才在楼下感觉天气很冷，大家来给周老师捧场我觉得很不容易，我以为主持人说几句捧场的话，我装会儿可爱就可以回去了。柴老师来两句，你本来就是主持人。

凤凰网读书：今天有你和柴静在场，肯定是把这个任务托付你们呀。

柴静：我也没有怎么来过单向街，一路好找，刚才来的时候碰到很多人嘴里面念叨说单向街怎么走？我说你们都是周云蓬的粉丝？他们说是，我说我也是，他们说你跟我们不一样吧，你跟他熟吧？我说我也不熟，我一共见他三回，第一次是买票进去，坐在硬纸板上听他唱《中国孩子》，他也不记得。第二回是上次吃饭，我跟他说咱们俩没见过，他说不是，我以前知道你，因为1997年在长沙的时候，听到我的电台节目。今天是第三回，所以我也跟大家一样，坐在这儿特别喜悦，跟云蓬聊一聊，更多的话还是让他说吧。

罗永浩：我补充一点，我觉得柴老师可能没有那么喜悦，你们可能知道这两年柴老师在中国出版界号称“腰封小公主”，跟梁文道“腰封小王子”是齐名的，我们为此还张罗过一顿饭局，让小公主和小王子见了面，一起合过影。这一次周云蓬老师，我不知道是出版商的问题还是周云蓬老师自己的问题，这本书竟然没有腰封，这是我们万万不能忍受的，我们已经很多年没有见过一本书竟然是没有腰封的了。梁文道和柴静老师没有了用武之地，所以我觉得她刚才说她很高兴，我怀疑是假的。我也很喜欢给人写腰封，我准备在未来几年通过一切努力，把梁文道的地位给抢下来。我今天来还真是挺高兴的，这本书没有腰封，但是里面有我的一篇序。所以我是真高兴，跟柴老师不一样。

周云蓬：我的书要是有腰封，就应了我们文革的一句话：庙小妖风大，没有选择确实也挺好的。我觉得三个人还是互相提问吧，最后留一个小时，大家一起提问，我们没有排练过，所有的问题大家都不知道，我们互相问一问，中间我会放几段音乐，关于诗歌与这种音乐结合我认为典范的东西可以穿插一下。

柴静：我先问一下，今天这个主题“百感交集的聊诗听歌会”，这么文艺，谁定的？

周云蓬：这个是我定的，序是老罗写的，叫百感交集。

罗永浩：“温暖而百感交集的话”，是余华写的，他以前编过一套丛书，讲年轻的时候对他有影响的作家和合集，然后他在书里面写了一段话--需要温暖而又百感交集的旅程。

周云蓬：那个挺可怕的，我后天在宁波也有这样的活动，后来在网上写的是：百无聊赖的。我说怎么变成百无聊赖的？

罗永浩：今天不是主办方定的标题？

周云蓬：恩，不是，我定的，我善于起标题。

罗永浩：你以前是柴老师的老听众，你今天可以有机会问她一个问题。



周云蓬、柴静与罗永浩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单向街书店）

**聊聊年轻时的诗歌**

周云蓬：先问柴老师，除了《春天责备》这个书拿得比较晚，你最近读的诗歌是谁的？在什么情景下读的？因为现在对诗歌的阅读可能越来越少。

柴静：我特别去看诗的情况不太多，要说最近比较触动我的，还是那天去看的一个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里面好像是莱蒙托夫的诗，说有一只船孤独地航行在海上，它既不逃避幸福也不寻求幸福，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而碧蓝的大海，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周云蓬：罗老师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罗永浩：我最近看的也是这首，因为柴老师有一些感想，她写了一篇文章，后来被读者转载了，我也是在朋友家里看到的文章，就把这首诗给记住了，后来我们在饭局上见到柴老师，会给她背一段。她显得很扭捏，不知道哪地方出了问题，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大家在聚会上背一段诗，会认为是很有气质的行为，但是今天在饭局上，如果你突然转到诗歌的话题，甚至还背出一段，就可能觉得你脑子有点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但是我观察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我觉得挺遗憾的，因为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诗人出身，但是我写得特别差，今天既然谈的是诗歌的话题，我就壮着胆子说出来了。

周云蓬：我没听过罗老师写的诗，是英语的吗？

罗永浩：我年轻的时候写过很多诗，后来有一个叫《诗神》的杂志，今天好像还在，是在某省下面一个半死不活的杂志，当年搞了一个“中国青年诗人千人千首作品选拔大赛”，一千首诗出一套书，我当时一看还比较可观就诗性大发。

它好像定了五个主题，什么亲情、详情、友情、爱情，我针对每个主题写了三首，一共写了十五首，然后投稿过去，半年左右终于收到了来信说：恭喜，其中有四首入选，分别入选五个诗集中的四本，请人包销200本，马上请往以下的地址打款，把这个书款打过来，我当时很纠结，首先我的字终于要以诗歌的形式转成铅字了，我很兴奋，但是另一方面我虽然年轻，但是也觉得这是个骗钱的行为。我就在家里犹豫，后来我哥整天恶心我说，就骗你这种人。然后他说，我要给你出钱，后来我想了想他说的有道理，就没有寄钱，后来我就再也不看《诗神》杂志了。今天因为谈到诗歌的话题，我想起这个，我写的诗基本上已经都忘光了，有一些我还记得，但是因为实在写得太拙劣了，不好意思拿出来说。有几句诗因为写得很糟糕，但是因为思想境界比较高，所以这些年一直被人民传颂，这个是说写给我的前女友的，你们在网上听过吗？

读者：没有。

罗永浩：我那个时候看狄金森的诗，她有一个著名的诗《我有一枚金几尼》，金几尼是种金硬币，她说我有一枚金硬币，这个诗是给抛弃她的前男友的，这个男人跟她有一段暧昧的感情，后来就分开了，她心里有很多怨气，给他写了一首诗，里面有一句话说，但愿真诚的内疚永远纠缠在你的心底，你在这个世界上心灵永远不得安宁。我在“新东方”教书期间，看到这个特别震惊，她一直是不特别受重视和高度评价的一个美国诗人，我对她不是特别有感觉，不喜欢也不讨厌。我跟我的学生讲，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写过一首情诗，是写给抛弃我的前女友的，比较有可比性，因为她是写给抛弃她的前男友的，我是写给抛弃我的前女友的，我那诗刚好跟她那个话题是相关的，只不过境界不一样。

我写的是：“但愿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抛弃了我的人们始终坚信，她们的抉择是正确的。”这个是我宣传我的人格力量比较磅礴的一个例子。只有这段被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并传颂的，除了这个别的都不好意思再提了，但是周爷的很多，我都记得很清楚，好多东西你看的时候是会有触动的感觉，大热天看的时候会有打冷颤那种生理反应，我看周老师的经常就有生理反应。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不会说话的爱情》，那些我觉得脱离了曲子，单看文字的话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般流行歌曲写得好的那些词，我们去掉了唱和曲，直接落实到文字依然是个玩意，依然是个作品，这种东西还是很少的，但是周老师写得很多东西，撇开了唱和曲，看文字依然是非常了不起的，我觉得那个《不会说话的爱情》我们很多人看的时候都是这样一种感觉。

周云蓬：没有，我觉得你当时投稿那个应该是滥情，乡情、友情写一首诗，那是八十年代吧？

罗永浩：八十年代中后期，我每组都写是为了增加中奖率，但没想到它让我每组买200本，有点超出我的承受能力，一共要买八百本，你想，那时候我还是一个穷孩子，要是买八百本根本不可能的。

罗永浩：柴老师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年轻时代跟诗歌剪不断理还乱的渊源和相关的一些事情？

柴静：有一阵子，谁说我是“文艺女青年”我就跟谁急，但我妈说：你就是。我说什么意思？我妈说你高中的时候还印过诗刊呢，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好像真的是有那种钢板刻的，我真的主持过一个诗社每个月出一期什么的，现在看来惨不忍睹，因为那个年龄过来的人，差不多就是抄汪国真，最多抄席慕容的，包括老罗这样的一写写15首的那种，社里面不太有那个年代的气氛，所以不知道你们这个东西怎么找出来的，你没受汪国真的毒害吗？

周云蓬：后来经常吃一些排毒的药。其实八十年代我们写诗是讲解押韵，比人更高的山，那样的，要对仗要押韵、要排比，我们这种粗浅的理解诗歌都是那样的，朗诵起来要利用十几个排比句把下面的人都打倒。那时候教育就是诗歌要有高尚的意义，其实那个时代全民诗歌性是不正常的，我觉得现在这样才正常，它是个小范围的东西，可能这个才正常，对于诗歌才健康。



周云蓬在凤凰网读书会现场（图片来源：单向街书店）

**周云蓬：年轻时看名著，内心有一种虚荣感**

罗永浩：对，我同意周老师的看法，诗歌是小众的我反倒觉得正常一些，周老师刚才说的情况，我不知道你们可能是小没有经历过。80年代的时候看诗歌是非常普遍，普遍到所有工厂的蓝领工人，至少都有三到五本诗集，所有人都在看，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文化生活特别匮乏，没有什么娱乐。所以印象里我哥哥的一些朋友，当中有些是做蓝领工人的，有一些是种地的，但是这些小伙子都至少读过10本、8本世界名著，并且都有3、5本诗集，并不说明那个时候对文艺文化要求的水准比今天高，而是全国一年的出版物，可能除了政府的红色出版物以外，正常的出版物、可供阅读的东西，一年可能不会超过两三百种，所以有一个小人书，或者有一个小说，如果那个时代的某一个人听说过，那几乎可以肯定那个时代所有人都听说过，因为全国一年就出那么几种东西，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所有人都看诗，确实像周老师所说，是不正常的现象，大家都没有什么可看。比如说你14以后就开始想读书，结果全国一年就一百多种书，一百多种书里面至少有十个是诗集，另外八十个是世界名著，还有几本是建国手册，这样的话大家能看的，比如说他从审美趣味或者是理解思想上，并不想看那些消化起来比较吃力，阅读起来有门槛的那些东西，但是他识字以后能读的也就是那些东西了。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读世界名著也好，写诗、读诗也好，都是不正常的现象。今天我们可能看到很多书店里（当然，单向街还是比较有追求的书店）经常有一些垃圾读物，所以也有一些我认识的文化人认为这个是比过去堕落了，但是我不这么看，现在的出版物实际是太多了，垃圾当然很多，好的也特别多。单说好的话，比我们那个时代要多出几千、几万倍，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是比较正常的，至少从出版上。

柴静：我看云蓬的书里面提到，他小时候，教别人吉他，教一段，这个人给他念两个小时的书，是用这个方式看完像《红与黑》、《复活》这种世界名著。我不知道，如果不是八十年代那个气氛，只看名著，你会不会还有这个劲去看？

周云蓬：其实看名著有一种内心的虚荣感，比方说《红与黑》是我伴随着睡眠和半梦半醒之间看的，有的名著像王小波说的那种比较长的，离我们现在的现实生活还是比较遥远的，其实他虽然是个伟大的名著，但是不见得适合你具体的生活，或者你具体的兴趣。所以那个时候抱着一种梦想，就是成为一个大作家，或者是成为一个文学家，然后去阅读，但是其实到现在想，我觉得也有好处，跟小孩背古诗一样，当初可能是很残酷的，但是当他长大了其实那些名著也让你有一个知识的储备。现在我们没有那么长的时间看《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也是托福于那个时代，大家都喜欢这个，平常生活也枯燥，就进入这种生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读书也有一种内心交际的渴望，因为我们中文系比较封闭，外院的女生很少到我们这个班来，她们都去音乐班，音乐班每个都有琴房，琴房就是练琴的，所以一般女学生都喜欢去音乐班，唱歌、弹琴那种。后来我们就教琴，我觉得也是内心有一种交际的渴望，别人给你读书，你来弹琴。

柴静：我看书里面有一个细节，让我挺难忘的，云蓬写他小时候，他妈妈识字不太多，所以不太能够读书给他听。但是有一小朋友，他妈每天给他读很多很多的书，读完了之后他就来跟周云蓬说，我给你讲讲我今天念的书，那个时候他实际上听得也是挺难受的，所以他就是较劲，说你读的书比我多，但是我背的比你深，那个时候唐诗宋词什么的都是那么背的？

周云蓬：对，是那样的，就像失恋的人，你朋友老给你讲，我今天热恋的这个好，那个好，可能你会很生气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比这个，他妈妈是小学老师，天天给他读书，几乎每天都读二三百页，我心里是非常嫉妒的。我们那时候盲文书只有唐代三大诗选，还有唐宋诗歌选，所以就死啃一本，也是处于那种虚荣的比心态，但是挺好，我后来看七十年代的时候北岛他们，他们当然写诗也是比，所以经常有姑娘参加他们的诗会，每个都比。我写一首诗词，他也写一首诗，最初不可能是那种非常的高尚，其实最初的目的大家都是一种比，或者是一种虚荣的心态，但是他的确让你获得了一些东西。

罗永浩：所有的行为都可以从性的角度解释

罗永浩：所有的行为都可以从性的角度解释，像孔雀开屏，根源和动机简单，操作很复杂。那时候姑娘虽不看名著，但喜欢看名著的男人。我们很多人买名著导读，一本书不厚，有4、5本名著的介绍，如果你都记得，在文艺女青年面前就很好。现在有本英国人写的装逼手册，中英文对照的，里面古典音乐、诗歌、红酒全有，网上有卖的，你们应该买了看看，尤其是单身男青年，看了不露怯。

柴静：你那时候写诗，除了失恋之后，不得不冲动，还有别的吗？

周云蓬：还有跟罗老师说的动机差不多，其实所有的行为都可以从性的角度去解释。他说的那些东西其实跟我刚才说的很有关，来了很多姑娘，几个诗人就在那儿跟孔雀比开屏似的，还要掩饰，还假装不是那么回事。我们那时候也看很多，不一定是名著，因为那个时候比今天有一点好，她可能没有读很多名著，但是她会崇拜读过很多名著的男人。这个使得我们拼着比谁读的名著多，但是有一些名著要整个啃下来，就像刚才周老师说的，每一次基本上看不会超过几页就睡着了，可能一年都没读完一个大部头。所以我们有时候也会取巧买一些，当时有很多名著的导读本，薄薄的一个册子，有四百本、五百本名著的简介。如果你记性好的话，快速的读上三五遍，能够记住百分之七、八十，基本上在文艺女青年面前就可以充当了，她说什么你都看过，而且你还能说出一些东西来。但是那个还不是很专业。因为很多年以后我见过英国人出一套书，叫什么装逼指南。它是中英对照的一本，你们可以在淘宝上买到，强烈推荐这个书，特别特别好，尤其你还是一个单身男青年的，强烈推荐这本书，它分别是针对古典音乐、诗歌，反正根据所有装逼的主题，每一样有一个小册子，教你怎么样看完了这薄薄一个小册子，出去假装那个领域的专家并且不露怯，这样的一本书特别好，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有那个就更过瘾了，但是在没有那个的情况下也看了一些名著导读。然后就跟女青年面前假装，这个还都是很快乐的回忆吧。我觉得是这样的，其实诗歌是一个具体的行当，但是有一种东西叫诗性的东西。

罗永浩：哪个性？是兴奋的兴？还是性质的性？

周云蓬：我还真不知道是哪个“性/兴”，比方说你做一个木匠，他做出来的东西有的时候是有那种诗性的东西，它是一个比诗歌更抽象的，或者更广阔的东西。我看过柴老师采访德国人卢安克，那一段片子特别好，他没有更多的诉诸行动，但是他的行动就是一个诗歌的行动，在中国来说是超现实的。他说的语言，他说话语言的风格，说得非常好，非常直接又具体，不像学者概括文明，是人类直立行走以后发明的什么，表象的、内在的什么。他说的有缺陷、又具体，但是他一句话就让你了解了，我理解的文明就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诗歌的语言，每一个人其实都可以，就是他惊鸿一瞥的瞬间都可以说出一些诗歌性的语言。诗歌性的语言是具体的直达本质的语言，是那种特别生动但是有缺陷，很直白有血有肉的那种语言。我们诗歌的语言经常被颠覆掉了，我过去在上海说，我们官方的语言更多的介入了私人的生活，尤其是普通话。

很多老师跟我说普通话是人造语言，不像方言，积累了几千年，它非常直白，骂人也骂得过瘾。普通话很多是官方的用语介入了私人的生活。像我们过去说的，我们那个年代就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就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这个对象的词一点都没有欲望，在山东现在人们还那么说话呢，结婚了以后，他还说这是我对象。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这种官方用语特别模糊、模棱两可，没有血没有肉，这种语言下可能汉语诗歌会受到很多的影响，我们不能用更直接的语言来表述问题，这是一个大的土壤性的问题。

周云蓬：民间的语言才是有力量的语言

柴静：我想问你，我上小学前写的作文都是：平地一声春雷响，四人帮被粉碎了。跳皮筋也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死得光荣。这是我们小时候知道的诗，这个诗里面，你说的这种语言，是渗透在血液里，我觉得我三十多年来，在慢慢学会改掉，还没有改掉，我想知道你是怎样改的？

周云蓬：如果说排毒，生活中尽量用一种最直观的语言，就是不用那种块状的语言，把它编织成字，重新找到自己。还有一点，要尽量放松，说话的时候，表达语言的时候会非常放松，不用那种要把人一下击跨，打动人的排比句，也不用那么多成语，尽量把自己的语言表现亲切，就像我们在上海讲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这些词都不可代替，因为它是新发明的语言，或者给力，我觉得这种词是真正民间再创造的语言，它是有色彩、有力量的语言。将来的民间语言汉语发达更多，应该有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语言，可能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得越来越好。

柴静：看了罗永浩书的人可能都会记得小时候他写的那个作文，老师让大家写“我的校园”，小朋友们都写得很好，老师就说看看罗永浩写的是什么东西。“校园里没有风，五星红全都耷拉着。”老师很不高兴，说回去给我改，这个人不吃眼前亏回头就改了，他改成“说来也怪，校园里虽然没有风，但五星红旗还是飘扬着。”

周云蓬：老师后来问你，是旗动还是风动，你说是心动。

罗永浩：我们那会儿在小学里，其实老师问不出这种水平的问题，还是挺苦恼的，我想说另一个事儿。刚才周老师讲的时候，我对他说的那些观点都非常同意，所以听的时候心里一个劲点头，同时我发现周老师不但能很好地掌握生动、本色的那些语言，他还提到了官方那种话语体系进入我们普通人生活表达，举了那些例子之后，又用很多官方的或者学术界的语言去描述这个事情，提到了土壤性的问题，还提到块状的语言这些东西。这一点让很吃惊，如果能够以生动的、有诗意的语言去表达的这些文人，通常是不太知道比如说艺术界或者是美术界是怎么用一些术语干巴巴的，但是听起来很装的那种语言去描述这些东西，但是我很惊讶地发现周老师这两方面的活都很全，他能用那种比较人性的、生动的语言去写诗，这个很擅长。所以我刚才挺吃惊，周老师除了写诗看诗也读过很多什么美学评论、文艺评论那样的东西吗？

周云蓬：少，但是大学的时候读过朱光潜，还有尼采的那些文字。我们现在用官方语言，就成为幽默代言。我前一次在上海演出，编了一首歌，一个坏人在监狱里，他天天看《人民日报》，拥护某某TV，结果被提前释放了。很高兴的一个结尾，坚决拥护某某TV，结果被提前释放了，我最后加了一段吉他弹的“当当当”（新闻联播主题曲），大家狂笑。因为我们在用这个语言，又没有新的语言，用这些语言是非常有歧义的，现在提到为人民服务，这种语言是很歧义的，唱《国际歌》那是个禁歌，不能唱。唱《血染的风采》，现在这些词语已经变异了，很多当年又红又专的词，现在成为毒草了。可能这个时代更多的是一种反讽性的语言，或者是我们人民的智慧把官方的语言消化成一种反讽的东西，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无奈的，没有办法的事情。

罗永浩：我听的时候一直很注意，他那些编译、反讽性，我听到的是这些词，我总感觉周爷看过很多什么诗歌评论，你原来爱看文艺评论吗？

周云蓬：没有，那我用什么样的词语来表达我现在的观点，我不说变异，我说变种，这些不好。

罗永浩：我觉得一般搞文艺评论的愿意做这些字眼，写诗的通常用另外一套，他们各说各的，所以你好像是两个都能说。

周云蓬：我是这样，我是因为写诗写着发现根本不灵，所以就看了很多音乐评论。很多人搞音乐搞不好，最后只好去写乐评去了，像张晓舟这种。

罗永浩：我奇怪很少有人这两方面都比较熟练，但是我老追究这个问题，造成了不适感。

周云蓬：你应该说造成难受感，不舒服。我觉得我们都处于一个变异的中间状态，我们还没有变成另一种物种，但是属于一个桥梁阶段，所以说两种语言，像他经常用没有办法的时候。

柴静：今天终于能遇到能修理罗永浩的人了。

罗永浩：我们事先没有经过彩排，所以，确认周老师修理我是即兴的。

周云蓬：诗歌关键要有诗性与诗意

周云蓬：下面我想放个音乐听，我们要稍微进行一点学术的探讨阶段，我特别喜欢戏曲的方言性东西，其实我特别关心古代诗歌和音乐的结合去哪儿了？我觉得都在地方戏里。前一段时间我听广东粤剧，不知道柴老师、罗老师听了没有？那个粤剧好多都是盲人来唱，好比说国内的大的音乐家都是盲人，他们是家里没有出路，唱粤剧丧事和红白喜事的时候唱一些。有一个叫欧君祥的，有一个录音他唱得特别好听，那个语言全部都是古诗词的语言，一看就是北宋、南宋的语言，非常古典的语言，但是民间的粤剧用方言来唱，我觉得比普通话有感染力。还有苏州评弹，我前一段时间特别迷恋，坐在茶馆里面听他评弹，唱那种小桥流水的，还有白蛇传的故事特别好听。这是我在苏州的一个茶楼里面录的，唱歌特别好听。我再介绍几个我很喜欢的诗、乐，合在一起的音乐吧，大家都知道野孩子乐队，野孩子乐队有一首歌叫《伏热》，这个《伏热》是写梵高的，因为我们八十年代所有的文艺青年，那都是梵高必读的，或者是要学习的最大的榜样，但是中国人把梵高阐述得最好的就是野孩子这个《伏热》。

（播放《伏热》）

周云蓬：大家注意下歌词，我们稍微探讨一下，它就是深入民歌的精髓，前两句是：“他的心像石头一样的坚强，哪怕坚强了那也是石头，他的心就像花儿一样善良，就算天黑了那也是花儿。”他用的比喻都是特别简单的比喻，就是石头、花儿，基本上我们这种先锋诗人不敢用这种比喻的，时间像河流一样，这种比喻简直让人耻笑，当然把这么日常的比喻用得这么贴心和传神我觉得很难得。这就是我们民歌的东西，民歌不会用到什么特别拗口的比喻，就用身边的土地、花儿、河流，但是民歌用起来就非常的自然和朴实，我觉得野孩子这首歌词非常经典，就像诗歌一样，就是我说的诗性、诗意，它未必是一首诗歌，但是它有诗精髓的东西。柴老师和罗老师，你们听过这个歌吗？

罗永浩：这个歌我听了很长时间，但从来没看过歌词。我也没太听出来唱的是什么，野孩子大部分歌我不看歌词都听不出来，但是我觉得歌词确实写得挺好的，以前我听的时候没有听出来他们在唱什么。我其实很多时候，不看歌词还有一个原因，有一些乐队唱的歌，听不清歌词的时候，我觉得挺牛的，然后你一旦听懂了，下次再听那个歌的时候就会产生不适感，或者说不舒服，但是野孩子我确实没有怎么注意过他们写的歌词，我光是听他们的音乐了，刚才你打出来文字的时候，我看了一下确实挺好的，我喜欢那样简单的。

周云蓬：中国人对梵高的阐释有很多都是很理想化的，《沥青》那部电影，里头有个画家，那是一代人的缩影。我们在圆明园的时候，所有的画家，或者是刚学画的都要谈梵高什么什么，那样的。我估计我们会误读他，这里的梵高是这样的，很普通很坚强，等待人给他送信，送汇款的那个人，那个孩子或者是嘲笑的一个人，就是那样的，这样可能更接近与他那种真实、本身的东西。下面我再给大家放一首歌，这个歌当然可能跟诗歌远了一点，这是我们在西藏，我们帮助了一个小姑娘，她是一个9岁盲童，叫安多，安多是一个西藏的民歌之乡，她所有的民歌都是跟她妈妈学的，她唱的歌都不知道是什么名字，我们问她这是什么名字，她说不知道。但是她会唱很多民歌，昨天来北京我们给她录了一些，我想不远的将来给她做一张唱片。

（西藏安多演唱）

周云蓬：谢谢，这个小姑娘唱歌特别好，她会唱很多民歌，我想以后出了唱片，把钱打到她的账户里，这样的帮助是最好的，因为她也是靠自己的手艺，为自己赚生活费，大家买也不是一个慈善的买，肯定是她的音乐，还有就是他们拉萨那个盲童学校有很多乐器，都是别人捐助的，但是没有人帮助他们。他们很想聘请内地的乐手去教他们孩子，比方说拉手风琴、打鼓、弹吉他，你们谁有一技之长，你们可以去义务教，他们还有一个大农场，那个农场特别漂亮，有很多乐器可以教这些孩子，我想动员一些人，教他们拉拉手风琴，看看有没有时间去。我们的唱片出来的时候，大家多帮助，希望大家有空去买这个专辑，帮助这些孩子。谢谢大家。

周云蓬：抒情也是一种人的需要

周云蓬：柴老师来总结一下。

柴静：不用总结了，还是干我的老本行，我还是问吧，你第一次把诗变成歌是什么时候？

周云蓬：应该是《盲人影院》，《盲人影院》是我01年写的一首歌，本来是看布拉格里头的盲人影院，后来就写了一首歌，我把它添了一点，改了一首歌，就出了《盲人影院》。

柴静：咱们年龄差不太多，写的诗跟歌我也还比较熟悉，里面那种翻译体的东西是挺多的，但是《盲人影院》当中已经很朴素地回到一些内心的东西了，就是那个时候，你觉得已经清楚了你是要怎么去把握了吗？

周云蓬：我现在也是个业余的诗人，我觉得业余对于我这种现状是好的，就是你写诗，可能对自己会放松一点。因为那个时候我看过他们有一个运动，把诗歌口语化，当时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回过头来想挺有道理的，诗歌应该更加平白和平民化，但是实际上通过理论来介入口语化也很麻烦，你可以探索，而不是从生活中找出来这个口语化。我后来写诗，我觉得自己就是业余的，像写日记一样写诗，像《盲人影院》这样的，其实它不是一个非常的经典的诗歌文本，它作为歌词可能更合适一点。

柴静：我看你书里面有一个话题触动了我，原来有一个想法，觉得诗和歌都比生活要高，慢慢觉得它只不过是生活最后没办法了，就变成了诗和歌，但是它不是目的。你这个想法是什么时候有的？

周云蓬：可能像我这个状态写诗写歌，很多都是生活逼出来的，因为抒情也是一种人的需要，就跟吃饭一样它是人的一种需要。所以设备很枯燥，那时候比较愁苦，你要靠抒情像给饭里加盐，像豆腐乳一样，让生活变得有一点味道，所以可能是处于这种抒情的需要吧，我觉得是那样的，而不是说真正要探讨一种语言的本质，终极的问题，还有什么更高的审美、愉悦的问题，我觉得最基本的是一种本能的抒情的需要。

柴静：我记得你接受一次采访的时候好像是用《沉默如谜的呼吸》来说这个。写得比较早的那个歌，就是当时在失恋的时候，给我们说说吧。

周云蓬：有时候是会这样的，其实不说爱情，我们现在处理的方式很多人会有非议，就是唱得怎么不那么苦，或者是唱得没有那么苦森森的，没有那么撕裂的，因为每一首歌都是当下的，我们现在的录音只能诚实表达我们现在的这种感觉，包括小河的录音，很多人觉得怎么像港台的歌曲？可是你处理成港台流行歌曲也没有什么坏处，其实这首歌我自己理解它是一种很幸福的黄昏的牧歌的感觉，不是完全的那种非常苦、非常绝望、非常撕裂的，应该是那种五味杂陈的一种东西，所以我更喜欢现在和小河的版本。

罗永浩：我去听了小河最近的一两次，好像他每次出来也不太一样的。有的时候唱得还是挺凝重的。

周云蓬：在上海演出的时候是我们两个合唱的，我们现在锻炼两个人合作的，他唱一段我唱一段，最后唱一段是唱得像个雄壮的合唱，但是我们经常弄不齐，就是他出一句我唱第二句，挺好的，有的时候就需要互相合在一起感觉一下，因为每一句大家理解都不一样，他有他的理解，我有我的理解。

罗永浩：你从听众的角度，你喜欢听自己唱的，还是不喜欢听自己唱的？因为我听说很多音乐人一旦录下来以后，就再也不想听自己唱的了，也可能是因为做后期的时候，反复听了自己几百遍，就不想再听了。你自己是什么感觉？

周云蓬：我还是觉得小河唱得好，他唱得更亲切，放松，那种内心的波动性更强。

罗永浩：你自己的唱片录完了还会听吗？

周云蓬：有的时候会偷偷地带着耳机听一下。

罗永浩：那一般是什么感觉呢？有时候觉得这个歌唱得真好，还是？

周云蓬：其实我觉得《杜甫三部曲》录音还是让我挺成功的，而且我再听的时候还是有那种新鲜感和很振动的感觉，不是说一听就听腻了，是更复杂或者是合作得更完美的那种东西。

罗永浩：大部分你曾经录过的歌是更遗憾还是更满意一些？

周云蓬：其实应该是参半吧，比如说第一张唱片我觉得遗憾多一点，因为那时候特别紧张，录的很多歌应该做得更放松一点。第二张唱片像《买房子》这首歌我觉得应该可能还会唱得更好一点，但是那个时候刚写出来不长时间。如果我们现在把《卖房子》也加到那首歌，一起录下来，可能更好了，感觉就更有意思了。

罗永浩：还有几个问题，刚才柴老师小声说，你这个问题问得挺“艺术人生”的，我觉得我刚才那个问题还算端庄吧，他说像艺术人生，我就不太敢问了。你问几个“新闻调查”风格的吧。

周云蓬：愤怒是一种偶然、意外的东西

柴静：因为我身边很多人知道你的那个《中国孩子》，好多人对你的期望就是希望你表现出更多愤怒的劲，批判现实的，就是大众接受的那种歌，你没有走那个路，为什么？

周云蓬：凡事都不能跟着人们，大家想什么我们就不做什么。但是我觉得愤怒是一种偶然的、意外的东西，人的常态应该是平静的、温和的生活。如果要是总是愤怒，人早几年就给气死了，真的是这样的，我们做音乐的也是，更多的是例外，更多的常态是那种平静的，或者是温和的东西。像《中国孩子》，可能我以后就写不出这种歌了，但以后可能还有人写中国大人，中国女人什么的。

柴静：但有人给地下酒吧里的歌手的印象，应该像标枪和匕首一样。

周云蓬：不能，标枪和匕首也得需要汽油，也得需要扔出来，谁愿意总做标枪和匕首呢？我觉得没有人愿意做这种东西。

罗永浩：我还行，没开玩笑。

周云蓬：你的体积比较小，但是其实是这样的，没有人愿意总做标枪和匕首，如果有目标可以自己去做标枪和匕首，但不要期待别人来做这个事情，自己不能做，你就不要苛求别人必须要做，你可以期望他做，但是不要苛求人们去做标枪和匕首。

柴静：我听你说过一句话，你说不应该对歌或者是诗有更多附加的要求，他们的第一性应该是诗性，不应该有任何东西？

周云蓬：对这个借鉴是很微妙的，一旦诗歌变成左翼的，你的文学一旦变成那种左翼文联的东西就很可怕了。音乐一旦变成无产阶级大革，那就走向另一个反面了，合适这个界线我觉得应该音乐人心里有数，不是应该大家一捧你，你抗议你很牛，然后你就头脑一晕抗议一辈子，我觉得那是很无聊的事情，也是一个特别危险的事情。

柴静：接下来我问一个“新闻调查”式的问题，很多人认为像你这样身份的人，不应该为了罗永浩去给曾轶可录专辑，请问为什么，是为了面子吗？

罗永浩：这就是友情的力量，没有办法的事。

周云蓬：其实曾轶可的歌也挺好的。

罗永浩：陷入了回忆当中，录她的歌，确实搞得周老师很辛苦，不堪回首。

周云蓬：老罗那时候说狠话了，我二十年以来遇到最难的事情就是这个了，你可一定要帮帮我。

罗永浩：像两肋插刀、赴汤蹈火什么的。

周云蓬：其实也不是，如果老罗说喜欢刀郎，问我能不能给我做刀郎的？即使两肋插刀我也不愿意做，但是我觉得曾轶可的歌，她的确有她自己的声音，还有她做词的那种词的魅力，她写的歌词都是很有语感东西。我跟柴老师也探讨过，如果曾轶可是一个“幸福大街”的主唱或者是什么乐队的主唱，那当然不会那么攻击她，说你怎么跑调，大家也没有这么说过左小诅咒。单纯跑调的这个意义上，我觉得大家攻击就是不对的，她站的位置是不对，她的角色感，她是个超女，人们就是那样子来要求她的，其实她要是在北京地下摇滚圈里混，当个乐队主唱的，估计大家就很愿意接受她。她背后的团队有问题，商业利益这些出了问题，不是她个人的问题。

罗永浩：这个话题我不能客观评论，所以我不方便接着谈。但是我基本上同意周老师的观点。

互动交流

周云蓬：我们要尊重《中国孩子》

周云蓬：下面我们留给大家一些提问的时间，因为我和罗老师、柴老师都善于回答问题，所以把时间留给大家，大家都挺累的，挺辛苦的，狠狠的问题尽管问他们。

读者：问一下周老师，《九月》是张慧生的，你有没有听过张慧生的原版，你有没有接触过他，他原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周云蓬：我听过张慧生的原版，也算是他的好朋友，但是这首歌听过很多年，很多回了，因为都是喝酒的时候听，那时的状态唱得也晕晕的，听的人脑子里晕晕的所以具体那个歌的线条，应该前半段和我现在的差不多，但是第三段出入的比较大，他用的是F调，我现在用的是G调，这个有区别，别的我想不起来了。

读者：周老师，您好，我特别喜欢刘东明的歌，请问您是如何认识他的，讲讲与他的故事？

周云蓬：我记得在农民高地，他那时候叫小河老师，送给我一个酒壶，我对这个人印象非常好，他刚开始有个女朋友非常甜蜜，后来失恋了，音乐就越做越好了。

读者：我想问周老师一个问题，我觉得诗人可能会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或者是那种孤独感，他可能有一个适合自己的距离感，他可能要远离一些事情，当您开始这样越来越多参加社会活动的时候，可能会偏离这个诗人之道？

罗永浩：他的意思就是会不会歌越写越糙了？

周云蓬：有可能，我觉得社会活动太多，你的脑子会僵化了，比方说今天下午我接受了五个采访，后来说得我脑子都有点傻了，所以以后尽量干自己的老本行，不要不务正业的参加那么多社会活动，这样更好。你也给我提了个醒。

读者：周老师经常四处奔波，我想知道周老师认为永远都是下一个地点才是自己的归宿那种感觉，一直在路上？

周云蓬：没有，我们没有那么悬，不是流浪，只是巡演而已，大家一采访就是你漂泊的、流浪的，我马上打住，我说这个是巡演，你们知道推销员到处走，其实我们跟他们一样，比如说明天去宁波，去演出，我觉得这是一种工作，到处走也是一种工作，当然你可能感觉流浪、漂泊，当年那种毫无目的走来走去。

读者：周老师您好，先是第一个问题，因为还有几天就到克拉玛依大火16周年的纪念日了，我这儿有一个小诉求，您看您能不能待会儿弹唱一首《中国孩子》？

周云蓬：但是这不是演出的环境，我觉得要尊重这首歌，任何一首歌最好是具备那个条件，然后再唱，对这个歌是一个尊重，不是说大家随便唱就出来了。这不是个酒吧，也不是个剧场，我可以说说这首歌，我前几天看了克拉玛依的电影，非常好，推荐大家去找一找看，比我这歌还要震撼的一个电影。对不起，今天不能唱。

读者：没关系，我可以给您提个建议，12月8号的时候，您可以和罗老师搞一个免费的演出，纪念一下，然后我肯定会去的。

罗永浩：为什么不能搞一个收费的演出？

读者：可以，我只是一个建议，建议免费。

周云蓬：现在可能性不大，因为我们明天要走了，到别的地方，现在生活不那么定性，以后吧，以后会搞的，而且这个事情其实不纪念，人们也会记得它的。

读者：您好周老师，您对您现在的生活满意吗？或者是您还有什么诉求，不是诉求这个词，每个人肯定都有一种自己满意的生活状态，您还有一个没有达到的，或者是一个未及的梦想？或者是还有一个未触及美丽的故事和传说什么的？

周云蓬：罗老师我对生活满意吗？现在？

罗永浩：我觉得挺满意的。

周云蓬：挺满意的，未来跟每个人的梦想都一样，比如说到海边买个大房子住一住，或者是到山里面住一住，你喜欢的城市都有自己的一个房子，那还好，到时候走还可以不用住在青年客栈里，慢慢奋斗吧，积累财富。

周云蓬：通俗文化是很有文化的文化

读者：我这个问题是要问柴静老师的，因为刚才周老师提到了卢安克，我也是看了您访谈卢安克的节目以后特别喜欢你，我也特别喜欢卢安克，觉得他是老子的无为之道的一个人，因为他是在华德福教育，因为你这个节目，我也开始关注华德福教育，发现他特别注重艺术教育、因数教育，会更注重跟大自然亲近。我想问一下柴静老师，你跟卢安克后来还有联系吗？他的状态如何？你对华德福教育有什么了解，您觉得华德福教育这种自由教育，对我们现在的这种愚民教育有反抗吗？或者是有这个可能吗？第二个问题问一下周老师，你过两天要去绍兴宁波，宁波绍兴组织了两个人，是蛮有影响力的两个人，我跟他们两个人也是神交很久了，但是没有见过面，文字交流。您跟他们相处，能稍微给我描述一下，他们两个人是怎样的状态，他们是怎样的一个人？谢谢。

柴静：卢安克之前确实受过华德福的影响，包括他也写过两本书，但是我采访他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放弃了这个教育理念，而且他基本上放弃了写作和文字，当时我跟我的编导有一段采访过程挺懵的，就是我们怎么把所有看过的东西都全部打掉，他就说以前思考的东西，但是做不到，现在不思考只感受，终于做到了自己想做没有做到的，我觉得这是他当下的一个状态。至于他跟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联系，我觉得对他最好的尊重就是不要打扰他。很多人认为他会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之下离开，我觉得有必要稍微清晰一下事情，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顺便问了问他需不需要45码的袜子，他就回了一封信，很简单，他没有受到谁的压力，他只是不想受到公众的打扰，他也不需要任何袜子和任何贴心。他还在广西，知道这一点我就挺安心了。谢谢。

周云蓬：其实我听卢安克说话的声音，非常的缓慢，他说话就是觉得若有所思，在思考什么东西似的，就是那种很低很缓慢的汉语，他还有一句话我特别欣赏：“自由就是头脑里没有障碍。”说得太好了，类似于我们禅意的语言或者是古代的话语，你刚才说的那种老子语言，他表现的是一个现代的表述方法，自由就是你的头脑里面没有障碍。

那个绍兴的朋友，是我们的蔡老师推荐的，蔡老师最近编了一本《救救孩子》，他把小学教材里面很无聊的东西都指出来，我记得有一个是讲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他在河里漂，身上带一个五星红旗，遇难了，后来被外国人救了，那个外国人就说他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你把这个五星红旗送给我吧，他说不行。外国人非常崇拜他，说了不得，这个爱国的人，小学课本，我觉得挺荒诞的，都快死了，五星红旗也不给人家。这个爱国是教育我们孩子成为一种偏执的、极端的人，悲情式爱国主义实在不太给力。其实他会指出很多那种东西，因为他本身是个老师就是搞效率的，所以我觉得说得特别好，当年我们毕业以后不断地排毒，排了二十多年才把教育的毒害尽量地清洗掉，所以可能这种毒害在现在的课本里还有很多，他也自己开了个小书店天天卖书，他那个书店也挺好玩的。

凤凰网读书：这里有一个读者传上来的条子，我先念一下，请周老师回答：周老师认为自己的作品是属于小众，还是大众？如果作品变得更为大众了，会不会受到通俗文化的影响？如何坚持自己心里那一份平静而不浮躁？

周云蓬：其实我们唱的就是通俗歌曲，我并不在乎什么通俗文化，通俗文化也应该是很有文化的文化，是我们政府反对三俗文化，我们是支持这个通俗文化的，所有官方都界定我们是通俗歌曲、通俗音乐其实我们差不多就是那样的。当然我们会争取更大众化，谁也不愿意做小众。我希望电视台天天放我的歌，或者是新闻联播播放曲目改成《中国孩子》，我们在争取，我们也不歧视主流媒体，我们是包容的，我们是很包容地对待主流媒体，也希望他们来跟我们合作，谢谢大家。

读者：我想问一下柴老师，刚才那个话题，现在电视台有没有可能对这种独立音乐或者是摇滚提供一个平台？

柴静：云蓬说过一句话，为他妈妈，他甚至可以上春晚，这个让我们太感动了，春晚我做不了主，但是我跟老范（编者注：老范指编导范铭）报选题的时候，她报的就是罗永浩，我报的就是周云蓬。

读者：我还有一个想问一下周老师，从诗到歌变化的过程是怎么样子？你是有诗，或者是有诗有词之后，你会突然有跟对手诗词搭配的旋律，或者是你要慢慢想一下，来组织一下这个旋律或者是和弦，或者是哪些音符？

周云蓬：应该不叫进化，也许是退化了，或者是平行的转移吧。但是这个是比较技术性的问题，不好回答，这都是具体的，比方说有的时候先有歌词，或者是有曲子，这是不一定的。

读者：就是突然有这个旋律吗？你写好词之后？

周云蓬：比方说《中国孩子》先有的第一句歌词，然后把曲子加上去的，但是像《黄金粥》，就是先有的曲子，后来把词添进去的，像《盲人影院》是先有的曲子，后来把词添进去的，就是各有各的特例。

读者：你觉得填曲子容易还是填旋律容易一点？

周云蓬：填好歌难，其实别的都容易，不好的歌，怎么填都容易。

读者：周老师您好，上次在这里参加活动，当时我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我有机会送你一个小礼物，你希望是什么？后来你说我送什么要什么。我这次来给您带了一棵植物。这是我今天在来的路上买的，虽然它有一个比较俗的名字，叫平安树，但是之前我想买一个名更俗的“万年青”来着。

周云蓬：好，谢谢。

柴静：我是周云蓬的粉丝

读者：还想问一下罗老师，先夸一个罗老师，你在海淀剧场那个演讲，让我们非常High，从12点开始High到一点半，非常谢谢您。还想问一个问题，您说您的机构在赚钱的同时，也在保持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新东方当时就是因为机构越做越大，出现了很多问题，我想问一下罗老师，您的这个机构现在规模比较小，所以您的一些想法还有一些创意，您在教育方面的理想都能实现，如果这个机构扩得越来越大，以后上了市，您如何能使您现在这个机构所拥有的一种特质？不要像新东方，它的核心部分可能还很好，但是伸出去的触角方面就有许多不太好的地方了，谢谢您。

罗永浩：这个也是我们开始这个机构以来，一直被问到的问题，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是我会小心翼翼地保证这个机构控制在我手里，但在融资的过程中，我的控股权会一点点减少，等到有一天不能控制的时候，我就会退出，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事其实很简单，只要我还能完全控制它一天，它就会是我的意愿，和我要的样子，如果有一天我控制不了了，我就会退出，下半辈子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我能控制的时候，它就不会变味，有一天我控制不了我就会退出。

读者：一旦您退出这个公司，对您也是比较遗憾，因为你这个公司还是没有保持你最初的一个想法，包括你们整个团队的想法。

罗永浩：有一天它控制不了的时候，那就跟我没有关系了，在我能控制的时候，我会对它完全负责，但是有一天它如果不是我能控制的样子，我就会退出离得远远的，我不介意这个公司是不是因为叫了我的名字或者怎么样。你坚持做一个你觉得应该做的事情，过程中有可能会成功，有可能会失败。对我来讲成功是可以预期的，失败也是毫不意外的，我不知道你们听我演讲的时候，是不是会觉得它是我必须会弄成什么样，还有就是你在做的过程中，有时候股份的割让，比如说引进投资，或者是拉一个优秀人才进来，不停地要割让这个东西，但是我并不介意，因为物质东西到一定程度就没有意义了，超过一定数量以后太多就没有意义了。我特别在意的就是能不能控制这个东西，因为等到人多的时候，一个董事会有七八个，然后每个人股份都挺多的时候，无论是从道理上还是法律上你都不能完全控制这个的时候，有可能你会看错人，比如说我们发展过程中有时候拉进来一个核心的董事，我们充分考虑了以后，觉得他跟我们的理想、意愿都是一样的，但是进来以后如果他其实不是，或者是他变得不是了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我会一直努力地，小心翼翼底维护这个控股权。

读者：您好，柴老师，我特别喜欢您的节目，在您的眼神中，我会看到您有一种很深很深的责任，是什么原因来参加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柴静：因为我是周云蓬的粉丝。

读者：周老师，您好，我首先替我一位朋友表达一下他对周老师的一个希望，因为他也特别喜欢周老师，他说我喜欢一辈子都能看到您诗意地迁徙着，一辈子都没有大唱片公司签约，永远唱着感动到心脏的歌，也是让我向您传达的，希望您收到。

周云蓬：是希望还是诅咒啊？

读者：他希望您一直这样自由创作。

周云蓬：永远要搬家，永远没有大唱片公司，永远在演出。

读者：我想问您，您是怎么感受大自然的，大自然它让您感动的那一刻是什么时候？

周云蓬：其实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得好，生活得特别幸福，每个艺术家也是希望自己生活得平安和幸福，这是一个人类普世美好的价值和追求，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更苦，引用《大独裁者》的结论特别好，他们是个机器人，是个不正常的人。其实都是一样的，希望你的朋友对我的希望应该是早点签大公司，唱片卖得更好，早点买一个海边的大房子。

空气，我觉得其实这是个底线问题了，空气好我认为就是大自然了，所以别的我是没有什么可奢望的，比如说看到一头老虎，或者是一个梅花鹿那样的，空气新鲜就是非常好了。

周云蓬：这个时代最可贵的就是做具体的事情

读者：柴静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你还会继续做调查吗？

柴静：目前看好像不可能。

读者：还是很希望做，是吗？

柴静：我从做调查那天起，我就希望一辈子做调查，干到六十多岁、七十多岁，如果我还能干得动的话。

读者：周老师您好，在您的简介上说您看到最后的画面，是一头大象在吹口琴，我觉得这个情景特别动人，您能具体跟我们描述一下这个场景吗？

周云蓬：我用赵忠祥的口吻，这是一只大象在北级的冰上，其实这个有可能是虚构的，我也不知道，人们偏得问我，最后一个印象是什么。我问你5岁最后一天看到了什么，碰到的事，那个时候我想到可能是个大象，也有可能是个老虎吹笛子，或者是个狗熊荡秋千什么的都没准，我觉得这个，真是你不要太落实这个意义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是虚构的或者是梦境的东西。这样的。

读者：周老师您好，刚才的问题大家问得很多，多少也能看出来一点，其实今天来了大多数的人，还是带了一点理想主义色彩的。我想问一个比较俗的问题，在您这个年龄，您怎么看理想跟现实的关系？

周云蓬：这个还俗啊？理想和现实，我觉得现在理想这个话已经快死了，它成了一个古汉语。在我们的现实中，我就没有什么所谓理想的问题。当年我小时候理想要当科学家，那个时候想当解放军当科学家什么的。八十年代有那种当作家的理想，可是到了这个年代21世纪以后，我还真分不清理想和现实，有时候也分不清什么叫荒诞和现实。因为我们天天看到很多荒诞的新闻跟现实是一样的，我想说的表述不清，就是我们的现实很虚幻也很荒诞，也很幽默，也很黑色幽默，也很像梦境，无论是美梦和恶梦，所以真是没有人有什么理想。起码我没有想到过理想这个东西，就是做具体的事情，走一步看一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喜欢老六的话：见招拆招。不要研究，说华山派的气宗不如剑宗，就是见招拆招解决具体的问题，专业内的事情一步一步做，就像那个人为了维权做他自己的事情一样，他不见得这是他的理想，他就是出于对周围朋友的一种关心，他对乡亲的一种关心来做这个事情，他没有一种孙中山那样的理想，可能这个时代最可贵的就是做具体的事情，然后把它完成。

读者：您好，我问柴老师一个问题，我特别好奇，您是有一种什么样诡异的原因，认识了老罗、冯唐这帮“流氓”的？听说冯唐把他那本《不二》都给您看了，您跟老罗、冯唐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不适感？（全场大笑）

柴静：这也不奇怪，其实哪个姑娘心里头喜欢那种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都挺喜欢小流氓的。长大之后，罗永浩办了“牛博网”，云蓬、老六、冯唐，我们实际上都是通过“牛博”认识的，我还记得老罗有次过生日，他还说这是他那么多年第一次这么多人过生日。其实“牛博网”确实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多看看吧。

读者：罗老师，您好，我主要是想谢谢您，我当时还是二十出头的时候，您说了一席话：“强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释。”然后我就和我男朋友在一起了。在一起了很多年了，这个过程也很彪悍，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我觉得您是一个特别幽默的，追求自由的人，我想听一下您对自由的定义是什么？

罗永浩：刚才不是说脑子里没有障碍就是自由吗？对，我也认同这样的，跟我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谢谢。

读者：罗老师，您很幽默，我想问您一个严肃的问题。

罗永浩：其实我喜欢严肃的问题。

读者：确实是很严肃的问题，您按自己的理想办学校，想让它按您的方式去运作，假如说有一天您运作不了了，但是办得更像您想像中的样子了。就是你办的时候，一直不像您想的样子，但是您走的时候发现更像了，您怎么做？

罗永浩：就是说我控制它，然后让它按我的意愿去办，但是它不像我的样子，结果等我走了以后它反倒像我希望的样子。那我们就可以退休，我努力了半天它不是我希望的样子，我被踢出去了，或者说我走了，走完了它变成了我希望的样子，那我不就彻底放弃可以退休了嘛，可以在海边买个大房子什么的，就是这样。下次可以再严肃一点。

柴静：把这行干得像点样

读者：我第一个问题是问柴静老师的，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某一刻，你想离开现在的电视台的念头？或者说如果有一天你要是离开，对于生活有没有某种设想？

柴静：没有。为什么要离开呢？

读者：在我看来，我觉得你一直想要离开。

柴静：这个问题有点相当于让周云蓬小众一点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唱歌，我做记者，我们希望把这个行业干得像点样吧，就像杨坤原来说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是人肉梯子，你也干不了多好，但是我就干到这样，我这辈子干到这儿了，下一代人你要是超不过我，你就别干了，我就是这么想。

读者：三位老师好，我这个问题是同时问你们三个人的，我想问的就是，你们会怎么教育孩子呢？会让他跟我们一样，小学入队、中学入团、大学入党，然后拼命的高考，挑个所谓好大学那样的？

周云蓬：这就是一个空想。

罗永浩：你想生孩子吗？

周云蓬：不想，万一2012年真的赶上最后一班车，多倒霉，等一等吧，等2012年世界末日没有到来的时候，环境更好一点的时候再说。而且我觉得中国人太多了，别再添乱了。自己独善其身过一生也挺好的。柴老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柴静：我和罗永浩两个人商量过（全场安静了一下，突然笑声大起），我澄清一下，是这样，老罗是一个特别想当父亲的人，有一次《新京报》采访我们俩的时候就问到我们对孩子的态度，我对这个问题也比较感兴趣，我就问罗永浩，说你干嘛不要小孩呢？他就说他不愿意小孩遭他那个罪。后来我觉得就像大家正常人那样，入团，入党也不会怎样。他也问了我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真有了个小孩，我也会让他这么正常的长大，让他跟社会当中大部分人一样，承受要承受的，包括忍受要忍受的，该吸收的毒素就吸收，该排除的毒素就排除。他如果能够像我们三个人这样这么长大，那也很好。

读者：周老师您好，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才说诗歌是通俗一点、白话一点，我想向您请教一下，您对现在的古体诗有什么看法？比如说绝句什么的。

周云蓬：我觉得挺好的，挺喜欢的，但我的观点不是诗要白话或者口语，我的观点不是这样的，要更有质感那样的语言，我不是说现在口语不好。其实我们的古诗有很多是很白话的，非常有质感的古诗也很多的。

读者：白居易吗？

周云蓬：白居易就是白话吗？我不是那个意思，是那种非常传神的语言，或者是非常有质感的语言，但是现在的诗人每个人都在多样性地写作。就像前一阵大家说那个梨花体，这个诗歌几句话加个标点，难道就是一首诗吗？那我也能写这个诗，但是实际上大家应该想，你当然能写了，诗歌本身不是一个谁都不能写的东西，首先你这个前提就是受了侮辱，这样的诗也叫诗我也能写。不是那样的，其实诗歌是有好诗和坏诗，没有什么说这个不叫诗歌，只要作者认为它是诗歌，我们首先就肯定它是诗歌的问题，它可能是不好的诗或者是你不喜欢的诗，所以我们现在对诗歌的要求都是很传统的要求，你能打动我，或者你要很唯美，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在国外很多先进的，或者是更好的诗歌，他们进入了另一种阶段了，比如说有很琐碎的，也有很多很直白的，或者是有那样的。有的时候真是，要不你就愿意看，要不就不看它，你可以看电影，或者是看别的去。但是不要那样，就是强加给诗歌很多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的那种东西。

周云蓬：多一点自私的公民，社会才能进步

读者：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三位老师，刚才周老师说到独善其身，三位老师有没有想过，兼济天下这个词。当然我知道柴静老师一直在努力做这个事情。

周云蓬：其实在我们现在这个环境里，每个人做一个很自私的公民，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这个就是最好环境的土壤了，当警察他抓你的时候，你可以告，或者说他拆你屋的时候，你可以起来反抗，那就很不容易了，能独善其身在这个时代已经很了不得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我觉得现在多一点自私的公民，这个社会才能一点点进步。

读者：我问下周老师，在杜甫三章里面，我第一遍听的时候觉得第二部分非常苍凉、磅礴，很有扑面而来的历史的沧桑感，当我不断地听的时候，我的感受跟你是类似的，我发现每次听都会有新的感受，包括最后一部分，就是他一出来我慢慢觉得它像一个跳大神的感觉，在乡下还会有一些民风，民俗，比方说丧事或者是喜事当中，你会听到一些元素。我这么感受，你觉得对吗？

周云蓬：因为过去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教育我们说，在旧社会盲人就三条出路：算命，要饭和卖唱，但是算命也跟巫术有关系，可能是我们的世界里集成了一些类似于封建迷信的糟粕，所以在歌曲里面有时候用一点招魂，或者是民间作曲的东西。用现在的词比较灵感，我觉得差不多那个意思，灵感就是灵魂不喜欢招魂的那种巫术表演，或者巫术这类的东西。

凤凰网读书：因为时间限制，以及对罗老师、周云蓬他们两个已经满头大汗的体贴，我建议再问三个问题就结束吧。

读者：周老师您好，我想先问您一个问题，现在是12月份了，10年马上就结束了，您在10年里有没有最疯狂的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周云蓬：最疯狂的应该就是今天了，下午接受了五个采访，签了100多本书，晚上又跟大家沟通了两个多小时，挺疯狂的。

读者：周老师我太喜欢您了，等一下我去买本书，以实际行动支持您一下。

周云蓬：谢谢。

读者：罗老师，我觉得您是挺真诚的人，您是生来就很真诚，还是活了这么多年以后，也别扭过也彷徨过，到最后觉得还是选择真诚的方式最好呢？

罗永浩：我觉得我是天生就比较真诚，后天做了很多努力，改善自己在这方面没有这么成效。我见过真诚的人，一般都不是调整过来的，我们小时候都是，有的人长大过程中，为了一些好处，或者是因为压力太大就变得不真诚了，我觉得小时候我们都挺真诚的，我只是把小时候的环境保持到了今天。还有就是皮糙肉厚有一些打击我能抗过来，就是这么回事。

读者：周老师您好，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是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如果要你在歌者和诗人当中，必须舍弃一个，或者是必须选择一个，你会选择什么呢？为什么？

周云蓬：歌者吧，歌者起码生存饭碗比较牢靠，但是有人会非逼着我这么选择吗？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也可以写诗也可以唱歌，就是不一样。好吧，今天活动就到这，谢谢柴老师、谢谢罗老师。今天人很多，挤了这么半天，希望得到一些愉快。

凤凰网读书：也感谢大家参加凤凰网读书会，晚上回家请注意安全。

文章转自凤凰网-读书频道：<http://book.ifeng.com/dushuhui/special/salon036/wendang/detail_2011_01/18/4332997_0.shtml>。

****百感交集的聊诗听歌会—周云蓬、柴静、罗永浩（12月3日单向街文化沙龙文字记录）（ZZ）****

来源： [施济的日志](javascript:showReg(0);)

（文字速记或与实际有细微出入，记录如有错漏，请多包涵）

时间：2010年12月3日19:00—21:00

地点：单向街图书馆（蓝色港湾）

现场播放的音乐是左小祖咒的，屏幕上是《春天责备》和周云蓬的介绍。

周：大家很辛苦，所以我们说话尽量快。  
罗：老周已经先装可爱了，我就不好拿腔调了。天气很冷，大家很辛苦。我以为来了只是捧场，然后装一会儿可爱就行了，没想到没有主持人。当主持人是柴静的专业，柴静先说。  
柴静：在外面看见很多粉丝，他们问我：是不是和老周很熟？我第一次是坐在硬纸板上听的《中国孩子》。今天是第三次见到他，更多的话还是让他说吧。今天来，很高兴。  
罗：我先插个嘴，我觉得柴静不是真高兴。柴静被我们誉为“腰封小公主”，梁文道是“腰封小王子”，我们为此让他俩一起见过面，还合了影。可是这本《春天责备》偏偏没腰封，柴静没有了用武之地啊，所以我觉得她不是真高兴。我打算以后集中写腰封，经过一些努力，争取取代梁文道“腰封小王子”的地位哈。  
周：我的书要是有腰封，就成了庙小妖风大。老罗是人民教师，柴静是主持人，还是他们多说吧。咱们就以访问的形式吧，不过我们没排练过哈。

柴：主题这么文艺，“百感交集”，谁定的？  
周：我定的，但这话不是我原创的，“温暖而百感交集的话”。不过我后天的活动他们打的是“百无聊赖”。  
罗：不是主办方定的？  
周：恩，不是。请问柴老师，除了这本书，你最近读了谁的诗？在什么情景下读的？  
柴：我最近看的诗不多。最近看了话剧《两只狗的生活意见》，里面有“……底下是碧蓝的大海，头顶是沉静的太阳……”  
罗：我最近看的也是这首。我们饭局也给她背这个。她很扭捏。我们小时候很正常，吃饭的时候背诗，是一种特有文化的表现，但现在不是了，谁要是在饭局上谈诗歌，甚至还背诵两句，那大家会觉得你有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那样。  
罗：我年轻的时候有个叫《诗神》的杂志，是地方文化局办的。他们搞了个比赛，叫“千人千首”，我看奖金可观，就针对每个主题各写了三首，一共十五首，投了过去，半年后有信说四首入选，要求每人包销200本，还要立刻打多少多少钱到哪个哪个账号。我很矛盾。我哥说这就是骗我这种人。后来我没寄钱，也不再看这个杂志了。我那时候的诗有几首写得很糟糕，但精神很好，被传诵。比如我写给前女友的。国外有个诗人给抛弃她的男朋友写：但愿深沉的内疚永远纠缠在你的心底……我18岁写给抛弃我的前女友：“但愿在未来的日子里，抛弃我的人们认为他们是正确的。”我情操比较高，哈哈。很多好东西触动人，会大热天打冷战，有生理反应。我看周云蓬的诗就有生理反应，比如那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周：还是你那个投稿的事比较滥情。  
罗：我每组都写是为了增加中奖率，但每组买200本我没那么多钱。

柴：我有一阵很别扭，谁说我是文艺女青年我就急，但我妈说我高中还印过诗集，刻铜板。那个年代抄汪国真和席慕容，但老周没有，你没受他们的毒害吗？  
周：我吃了很多排毒的东西。那时候喜欢用排比，十几个排比把人打倒。那时候重视教育意义。全民诗歌其实不正常，现在这样才比较正常。  
罗：对，诗歌是小众的东西。80年代工厂的蓝领都有几本诗集。我的朋友都读过世界名著和几本诗集，是因为那时候除了红色读物，只有100多本书，大家都没什么可看。实质能读的就是那些东西。

柴：老周小时候教别人吉他，让人家给他念一段书。如果不是80年代，而是现在，会看那么多名著吗？  
周：名著还是比较有趣的，那时候梦想成文学家。现在想想有好处，就像背古诗，是知识的储备。现在人没时间看《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内心很焦急。女生都去音乐班，没人来中文系，所以教琴也是交际。  
柴：云鹏小时候有个和他一样的小朋友，有妈妈给他读书，老来炫耀，云鹏读得多，他比不过，就背。  
周：恩，他妈妈是老师，暑假就读。那时盲文书很少。北岛他们那时候写诗也是互相比。最初人都是虚荣的，当时很真实，确实让人获得了不少。

罗：所有的行为都可以从性的角度解释，像孔雀开屏，根源和动机简单，操作很复杂。那时候姑娘好在：虽不看名著，但喜欢看名著的男人。我们很多人买名著导读，一本书不厚，有4、500本名著的介绍，如果你都记得，在文艺女青年面前就很好。现在有本英国人写的装逼手册，中英文对照的，里面古典音乐、诗歌、红酒全有，网上有卖的，你们应该买了看看，尤其是单身男青年，看了不露怯。

周：你做木匠，做出来的东西，也会有诗性。更广阔的东西。我看柴老师采访卢安克，他的行动就是超现实的。他说：文明就是停下来想一下。一句话就让你了解了他的想法。惊鸿一瞥的想法就是诗歌的语言。有缺陷，有血有肉。我们的诗歌语言被颠覆了很久，普通话是人造语言，官方用语介入私人生活。比如：介绍对象，让人没欲望。汉语受到了很大影响。

柴：我小学写文章：平地惊雷一声吼。跳皮筋也是：一朵红花红又红。你怎么排毒的？  
周：我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同学写的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人们都不会表达爱了。生活中你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比如：悲催、苦逼、给力，这些是民间再创造的有色彩有力量的语言。将来诗人有了土壤，可能会写的更好。  
柴：罗永浩最有趣了，他写过的作文：“校园里没有风，五星红全都耷拉着。”老师说怎么能这样写呢，让他改，他只好改成：“说来也怪，虽然校园里没有风，但五星红旗还是飘扬着。”  
罗：校园没风，心中有风嘛。我非常同意周老师说的。他对普通人的生活表达和学术语言的描述让我很吃惊。我见过的诗意语言的文人一般不知道干巴巴的语言，但周老师两方面都强。你会看文学评论吗？  
周：现在我们用官方语言，是幽默。我在上海唱的歌，讲一个监狱里的犯人：天天说CCTV我拥护你，结果被提前释放了。现场音乐我就用“当当当”（新闻联播的主题歌），大家很高兴。当年很多又红又专的语言现在是反动了，现在人们喜欢用反讽性的语言。

罗：我是写诗写不好，就看很多评论。我奇怪有人两方面都行。  
周：你说“不适感”，可以说“难受感”。  
柴：今天终于能遇到能修理罗老师的人了。

周：下面我要放音乐。我特别喜欢戏曲的方言性东西。古代诗歌和音乐的结合去哪儿了？在地方戏里。我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谈，小桥流水和白蛇传。

我再介绍几个诗歌和音乐结合的。中国的写梵高的最好的是野孩子的《伏热》。大家看看（屏幕上的）歌词。大家注意歌词是民歌。前两句的比喻石头、花儿都是特别简单的。特别贴心和传神。民歌不会用特别拗口的比喻。野孩子的歌就很经典，体现了诗性诗意。  
罗：我听了很长时间，但没看歌词。确实写得挺好的。我一般不看歌词也因为有的歌不知道歌词的时候挺好。一旦知道了，下次听到就会有不适感。  
周：中国人对梵高的阐释太理想了，以前在圆明园的时候，学画的都拿着调色板说要成为梵高，那是一代人的缩影。我们会误读他。歌里的梵高很土很坚强，等着人们给送钱送信，很现实的。  
下面是个西藏的小姑娘，在安多。很多歌她会唱，但不知道名字。她才9岁。昨天她来北京，我们给她录音。我想在不久的将来，给她做一张唱片。大家以后买她的唱片，钱直接打到她的账户里，也是一种帮助。他们的学校有人给捐乐器，但没人教。我号召大家去，他们在拉萨还有个特别美的农场，可以住在那里。

现场播放9岁西藏小姑娘演唱的歌。

柴：你第一次把诗变成歌是什么时候？  
周：就是《盲人影院》吧。

柴：你原来认为诗和歌都比生活高，但后来觉得是没办法才写诗唱歌？  
周：生活比较愁苦，诗歌让生活变得比较有味道，像加盐加腐乳，是本能的需要，不是搞学术研究。

罗：我看小河也有很多不同表现，你现在更喜欢小河的还是你的？  
周：我觉得小河唱的更好，更亲切。

罗：你录完了会自己听吗？  
周：有时候会。  
罗：会不会心里感叹：这孙子，怎么唱这么好？遗憾多？还是满意多？  
周：是参半的，第一张遗憾多。第二张应该唱得更好。如果把现在卖房子的歌放进去一起会更好。

柴：很多人知道你是因为《中国孩子》，他们希望你更有批判性。  
周：愤怒是偶然的意外的，常态是平静的、温和的。《中国孩子》我以后可能就写不出了，但以后会有人写中国大人，中国女人什么的。  
柴：但有人认为地下酒吧里的歌手应该像标枪和匕首。  
周：没人愿意总做标枪和匕首。你可以自己做，但不要期待和要求别人做。一旦诗歌变成左翼文联就很可怕。界限音乐人应该有数，不能大家一捧，你就一辈子做。

柴：有人说：你这样身份的人，不应该为了罗永浩去给曾轶可录歌。  
罗：这就是友谊，是两肋插刀。那时候周很辛苦。  
周：要是说刀郎，插刀我也干不了。曾轶可如果不是超女，而是一出现就是地下乐队主唱的身份，比如，如果是二手玫瑰的主唱，就不会有人攻击她跑调。她的团队有问题，不是她个人的问题。  
罗：关于这个我因为个人感情色彩，不方便发表意见，但老周的话我基本同意。

提问：周老师，9月张慧生的原版，你听过吗？和你的有什么不同？  
周：那是喝酒的时候听，前半段差不多，副歌不一样。他F调，我G调。

提问：你对周东明怎么看？  
周：周东明送给我一个酒壶，我对他印象很好。他以前有一阵失恋了，现在唱的越来越好。

提问：当你越来越多参加社会活动，会不会影响作品质量？  
周：有可能，脑子会僵化。今天下午有5个采访，说得脑袋都木了。

提问：周老师有没有在路上的情愫？  
周：我们是巡演，不是流浪。是一种工作。当年可能有，无目的走来走去。

提问：克拉玛依16年大火纪念日就要到了，你能现场唱《中国孩子》吗？  
周：这个环境不是那个条件，唱了不尊重这首歌。关于那场大火我看了个电影，很好，可以推荐给你们。  
继续提问：建议搞一个免费的演出纪念一下。  
罗：为什么不可以是收费的？  
提问者：可以可以……  
周：我们明天要到外地，不可能了。

提问：梦想？  
周：我现在的生活还可以。梦想都是在海边买房子，最好喜欢的地方都有房子，慢慢挣钱，慢慢来吧。

提问：柴静老师，因为你对卢安克的采访，我很喜欢你。卢安克受到华德福的影响很大，我对华德福很感兴趣。您了解华德福吗？  
柴：卢安克受过华德福的影响。但我们采访的时候他已经放弃了。他说以前思考的东西，但做不到，现在不思考了，做了很多事。后来有人说他会不会受政府打压，是不是已经不在中国了。现在最好不要打扰他。没什么政府压力，人还在广西。  
周：他的语言很有古意：自由就是没有障碍。

提问：周老师觉得自己的作品是小众还是大众？  
周：我们就是唱流行歌曲的，其实通俗文化也是很有文化的文化。谁都不愿意做小众。我也希望新闻联播放我的《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大家笑），很包容他们。

提问：柴老师，我想问您对感情有什么打算？  
柴：太诡异了。  
周：这也是我们一直想问的。  
柴：（扯开话题）你们知道罗永浩要成立乐队吗？（大家说不知道）知道他要写歌吗？（大家又说不知道），所以，（向老罗）说说吧！  
罗：怎么到我这儿了？  
柴：我记得我有一次感情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说你将来要成立乐队，要为我写歌。  
罗：风格还没想好。  
听众：周老师，您上次在这里做活动，我也来了，我说要送你点礼物，问你想要什么，您说什么都好，我这次买了颗植物来送给你。

提问：我从高中起就就个八卦一直想知道，六四纪念片里有个叫“柴玲”的姑娘，看着特别像你。和你有关系吗？   
柴：长相确实很悲催。但我们不认识，这个问题领导已经调查过了。

提问：罗老师，新东方越做越大，就有问题了。你怎么保证你的不出问题？  
罗：我小心翼翼地保证它控制在我手里，但在融资的过程中，我的权利会越来越小，如果到不能控制的一天，就和我没关系了。想成功，但失败也不奇怪。我特别在意的是能不能控制它。比如最初你可能会看错人。

提问：我朋友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我想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大自然？  
周：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他们都是机器人。空气好就是大自然。

提问：柴老师，你还会继续做调查吗？  
柴：目前看不可能，我的工作是由台里安排的。

提问：剪辑的画面，一只大象吹口琴，描述一下您怎么想的。  
周：（用赵忠祥《动物世界》的声音）一只大象……在非洲的……其实问人，都记不得5岁最后一天。那是随意的。柴老师，你们做完了，节目被枪毙的有多少？关于什么事情？  
柴：我离开新闻调查之前的最后一期报道。有人在网上发帖，说农民征地的问题，被抓进监狱。我在监狱见到这个人。老婆和他离婚了。生活费是村里的人每月剪破烂挣50块钱给他。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曾经看到读者文的摘文章：权利不能用来浪费。那稿子我赶了两天，没发成。我问他：你相信法律吗？他说：不，我信仰法律。问他：后悔吗？他说：不，我付出过。

提问：我问个挺俗的问题，您怎么看待理想和现实？  
周：理想这个词快死了，成了古汉语。我小时候想当科学家，21世纪，分不清荒诞和现实。现实很荒诞，虚幻，梦境，美梦和噩梦。做具体的事情。老六的话：见招拆招。解决具体的问题。

提问：柴老师出于什么诡异的原因认识了老罗、冯唐等一些流氓？有没有不适感？  
柴：其实也不奇怪，哪个女生喜欢肉头肉脑的好学生啊，都喜欢小流氓。罗永浩办了牛博网，我们就是在那里认识的。牛博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你们可以上牛博网看看。

提问：柴老师，有没有离开中央电视台的想法？  
柴：没有。为什么要离开呢？就像周云蓬唱歌，我做电视。我们这代人都是做梯子的。就干好我们的事。下一代如果干得没我们好，就别干了。

现场有人问对孩子人生的设计。  
罗：你想要孩子吗？

周：不想。万一要遇上2012呢。  
柴：我和罗永浩商量过。新京报采访我们俩，也问到孩子问题。罗永浩就说他是个悲观的人。如果我有小孩，也会让他正常长大。该上学上学，该吸收毒素就吸收毒素，该排毒就排毒。

提问：现在的古体诗，有什么看法？  
周：我喜欢，但我的观点不是诗要古体或白话，但要有质感。现在学古诗要学语言的传神。现在的诗人都在多样化的写作。比如梨花体，有人说：我也能写。你当然能写。我觉得没有“这是不是诗”的问题，只有“好诗和坏诗”的问题。我们对诗歌的要求要语言美，打动人。国外很多诗也很琐碎直白。你要是不喜欢，就去看电影，不要强加意义上去。

提问：在杜甫三章，第二部分很有历史沧桑感。每次听都不同的感受，最后会有大神的味道，我的感受对吗？  
周：你说的对。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盲人就三条出路：去算命，去唱歌（还有一个文字记录听漏了……），我们大概继承了那种招魂的迷信的东西。用现在的说是灵感。

提问：10年马上结束了，分享10年最疯狂的事。  
周：今天就很疯狂，5个采访，签了1000多本书。晚上又来这里两个小时。

提问：罗老师，您很真诚，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在彷徨、别扭之后，觉得真诚最有效？  
罗：我天生就真诚，哈哈。我见到的真诚的人，都是天生的。小时候大家都很真诚，是大了才变的。我皮糙肉厚，打击也经历过来了。

提问：周老师，如果歌者和诗人你只能选择成为一个，你怎么选？  
周：歌者，还可以生存。没人非逼我这么选吧。

活动到此结束，接下来是签名世间。

源地址：[http://blog.renren.com/GetEntry.do?id=503421558&owner=251473839](javascript:showReg(0);)

柴静：周云蓬记录——自由就是脑子里没有障碍

作者：柴静  
来源：作者博客  
  
  
1  
我第一次听周云蓬唱歌是三年前在一个酒吧里，没座位，大家都坐硬纸板上。  
坐我前头两个姑娘在聊男朋友的事儿，拿着手机看照片，这个环境里，我有一搭没一搭听着。  
他唱到《中国孩子》“不要做克拉玛依的孩子，火烧痛皮肤让亲娘心焦。不要做沙兰镇的孩子，水底下漆黑他睡不着。……不要做中国人的孩子，爸爸妈妈都是些怯懦的人。为证明他们的铁石心肠，死到临头让领导先走。”  
这歌太狠了，象刀子一样扎人，我有点坐不住，听完站起身走了。  
从1994年克拉玛依大火开始，多少事在人心里过一遍又是一遍，沤了好些年，他才写了这歌，火里水里，就这么沤出来的。  
他写到最后一句的时候卡住了，把“大难临头”改成“死到临头”，才觉得一吐为快。  
2  
他9岁彻底失明，有记者问这是否从精神上摧毁了你？  
他回答，不会的，那时我还没有精神。灾难来的太早，它扑了个空。  
小孩子感到的是难受，象心上擦着砂纸“小时候总是姐姐带我去厕所，每次刚蹲下，姐姐就会在外面叫“完了吗？”我说“没完。”过几分钟，姐姐又叫“完了吗？”我说“没完！”心里特内疚惭愧，仿佛自己是个贼。那时想，什么时候自己想去厕所就去厕所，而且一个人去，想什么时候完就可以什么时候完，该多好！”  
看看中国现在唱民谣的人，唱得青山绿水的，但70年代出生的人，谁有天真烂漫的过去？罗大佑唱《童年》是写实，周云蓬翻唱只能是个想象：“没那么文雅的童年，没山没水，我们那里就是些平房。”  
没什么美，没什么诗意，就是这么个年代，就是这么回事。人在贫瘠的地里是贪婪地想象着一点儿湿味儿往出长的。  
他有一个盲校的同学，妈妈是老师，每天都要读一百多页书给孩子听，听完了他就对周云蓬说“我讲给你听听”。周说“气得我……我妈妈不认得多少字，我就制定了一个策略，你不是看得多吗，我就看得精，背一本《唐诗三百首》，背一千遍。《古文观止》，古汉语，管它什么，拿起来就背。他就说，哦你这个古代文学还可以”  
这个看了诙谐又心酸。  
他心里一直较这个劲，“要象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想去正常的学校上学，但不行，就报个高考补习班，离他家二十站地，都是走路。父母没空接，有次他爸爸骑个大的平板三轮车来接，那种运煤的平板车，停在外面，他就特别不好意思……觉得这种车，还不如自己走回去呢。就走回去。  
十七八岁的时候，正是虚荣心最强的时候，下课时走廊里全是学生，他怕撞了人，还想到人群里有同龄的小姑娘，有一种自卑，他说那种心情特别扭，“走进那条走廊就像踏入地狱一样，总是等所有人都进教室了，最后一个进去。”  
每天回家把课堂录音整理成盲文，有时候要抄好几天，他居然能这么把地理学好，“那时关于气候带，测算太阳高度角，都要看地图，理解起来特别麻烦，我要动用所有智慧来理解。”  
他青春期这种狂热，几乎是一种精神上的高烧，不是这样也支持不下来。  
我那时候能找到的有文学味道的书很少，他能找到的盲文书就更少，图书馆都是比如《毛泽东选集》，还有一些按摩的书，文学类的极少，《红楼梦》全是洁本，涉及谈恋爱的都给你删掉。他说“我恨透那些删书的人了”。  
他考上长春大学特教学院的中文系。发现会弹吉它的男生比写诗的男生更吸引女生，就开始学琴，学完琴教人，教一小时琴，人家帮他念两个小时书。本来也想听点武侠小说，但觉得让别人念这样的书，自己就太亏了，就念世界名著，人家读得辛苦，他自己也只好强挺着不能睡着，“所以《复活》、《红与黑》、《恶心》都是半梦半醒中读完的。”  
上完学他被分配到一个色拉油厂，“我想上班，工厂也不让我去上班。我特别焦躁，成天在屋子里转来转去。想着这样的日子离死还有几十年，怎么过啊？我想劳动，但是不被允许。经济利益还是另一方面。我参与不到现实生活中去，没有荣誉感，没有那种被人认可的成就感。”  
他嘲笑那种日子是“狗活”，想来北京试试，先看能不能活下来，别的不会，会写诗，会弹琴，所以一下车就去了西直门地铁，卖唱挣了二十块钱，觉得能活下去，就留下来了。  
卖唱这两个字看着很刺目，但他不回避这个词，他说这里头有一种命，“盲人有自己的祖先。荷马、高渐离这些盲艺人都喜欢到处走，在街头唱歌。可能因为失明以后会脱离社会的流水线，成为很闲很没用的人。没用也就不会受到流水线的带动、冲击，就到处转一转，用唱歌记录时代，一辈子就过去了。”  
3  
1998年我刚来北京的时候，碰见的男青年，经常都是三句话，“我漂在北京，我是搞艺术的，我总有一种想死的冲动”  
有的还有第四句话“你们学校在哪儿？要不我到你们食堂找你吧”  
后来看周云蓬写，他当时住在圆明园，那儿都是不着四六的艺术青年，大都这套路，靠这几句话泡妞和蹭饭，等饭点儿到了，坐人对面，你就得让他“吃一碗吧”  
“不吃不吃”  
“吃一碗吧”  
“不吃”  
“别客气，吃两碗吧”  
“那行”  
他没那种小混混气质，只好每天盐水煮面条，没事整天读《圣经》、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舍斯托夫和基督教神学的书，不停追问自己很多终极问题。自嘲当年的“大而无当”  
他自己也说，那个阶段，思想还没有落实到生活里。他的朋友写过，“他喝醉了，一屁股坐在门前冰冷的水泥地上，死活不肯进屋，还用盲杖狠敲着地面，一遍遍地狂喊：‘要么握手，要么绝望……要么握手，要么绝望……’  
他说“我以前是个苦大仇深的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你是个残疾人，你要自强不息，身残志坚。我去北京之后一直在淡化这种意识，别老当悲剧英雄。”  
他说人为什么会绝望？就是你脱离了个体，脱离了具体的生活你就容易绝望。  
他现在喜欢老六的说法“见招拆招”-------“人应该在具体的生活中生活，一件一件事情做，不要老想些大问题，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组成的，小问题做好了，大问题就自然解决了，老想没有用。

4  
我俩初见面，我说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我一愣，他说97年我在长沙，听你主持的电台节目，他还补一句证明一下“火柴的柴，安静的静”。  
我都不太相信，怎么会在那儿遇上？他说当年在长沙唱歌，我奇怪，那时候湖南酒吧还远不成气候，好象都是夜总会，肥头大耳的主持人说塑料普通话，有小姐晚上跳艳舞的，唱歌的人都一口湘潭话，上台先说荤段子，后来知道他确实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唱，介绍到他，主持人说：“这是来自北京的金甲壳虫乐队的主唱周云蓬！”  
他挣点儿钱，到处走，走一走再回北京住一阵子，上海苏州杭州南京长沙腾格里的沙漠阿拉善的戈壁，那曲草原和拉萨。走滇藏路，徒步到昆明。晚上有帐篷，不是买的，是找个裁缝店，找了些塑料布缝起来的。晚上刮个风就倒。身上就只有四个凉包子，一瓶小二锅头，又下雨，饥寒交迫，就地睡下。帐篷根本不顶事，都湿漉漉地糊在脸上。  
冷热饥渴，这都特别具体，用他的话说，算是知道了自己的渺小，也别追问什么终极意义了，没有那个。生活本身“不好不坏”。  
有人说是不是用流浪考验自己的意志，他说：“这种考验有意义么？你也可以把手放到火上看谁时间长，这也是考验意志力，但是这是一种自虐行为嘛，为了显示人类的意志去做这种事情我觉得是一种虚荣，还不是个人的虚荣，是一种集体的虚荣感造成的一种东西，有的人以为全人类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哪怕在孤独的时候，他也为了某种目光在生活。”  
他喜欢走，但是走到哪算哪，不是为了征服什么，也没有那么强烈的目的非要走到哪。  
当天在现场还有个女孩说，“我朋友让转告一声，希望您永远不签约大公司，永远在路上歌唱。”  
周云蓬笑，“这是希望还是诅咒啊？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得好。只有不正常的人才希望自己受苦。就像《大独裁者》里说的一样，那些人是机器人。我觉得你的朋友应该希望我能卖很多唱片，签大公司，有海边的大房子，在新闻联播放《中国孩子》，我们不歧视主流媒体。”  
众人看着我笑。  
有人问，那请问怎么能兼济天下？  
他说，作一个自私的公民，能捍卫自己权利就不错了。我们过去的教育都是兼济天下给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也不敢说话，太空洞了。  
他说过其实人类这个概念就是一种幻觉，“因为你到不了所有的地方，你也不能接受所有的人，其实你所谓的人类就是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别的都是一种虚幻的东西，而且最终要回归到个人，什么都要最终回归到个人。”

5  
那天座谈会是聊诗与歌，我说小时候接触的第一首诗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词金光照，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一边跳皮筋一边唱。  
他也差不太多，等到了青春期，看朦胧诗的年纪，我抄汪国真席慕蓉，他看北岛泰戈尔，那种翻译体的痕迹不容易脱离，在他的书里还是看得出来，比如他写《山鬼》：上帝坐在空荡荡的天堂，诗人走在寂寞的世上……俯瞰逝去的悲欢和沧桑，扛着自己的墓碑走遍四方。  
“沧桑”“俯瞰”，这种词儿我们都喜欢过，用他的话说，有一种“挺正经”的劲儿。  
要打破这个不容易，学了那么多年都是要对仗要排比要押韵，“用十几个排比句把对方打倒”。  
我和周云蓬那时候都经常代表学校去参加讲演。题目基本上都是《我的家乡》，最后一句通常是平地里突然拔高一声儿：“难道不是这样吗？！”  
一洒狗血就是满堂彩。  
他一个老师挺好，调走了。有个同学写文章：“李老师，虽然你已经离开了我们……”  
他说，人都不会表达爱了。  
男女之情也一样，他说，“说给你介绍个“对象”，这种词就是一个很官方用语，‘对象’是一个哲学用语，介入一种男女之间的私情，让你对这个词一点都没有欲望了。还有什么“生活作风问题”，你的“个人问题今天解决了吗”？”  
他觉得普通话本来就是一种人造语言，却硬生生地介入了人的私人生活。  
他用了有语音功能的电脑之后，人有了隐私才有尊严，能更自由地阅读，比方可以私下里看《金瓶梅》，可以狂热地看武侠小说了。他说，“阅读跟恋爱一样，要私人化，隐秘化。”  
后来他四处走，喜欢听地方戏，看唱粤剧的盲人，全是北宋，南宋的古诗词。还有苏州评弹，小桥流水和白蛇传，用朴素的字儿唱人心里的感情。慢慢生活中尽量用直观的语言，不要块状，不要排比，尽量亲切。  
他喜欢那些新的网络语言，悲催，苦逼，给力，说更多有色彩、有力量的民间语言出来，将来的诗人会有更好的土壤，可能会写的越来越好。  
在座谈的现场他放了“野孩子”的歌，是写凡高的《伏热》：  
他的心就象石头一样坚强  
就算破碎了，那也是，那也是石头  
他的爱就象花儿一样善良  
就算天黑了，那也是，那也是花儿  
他说，多简单的词儿，花儿和石头，这简直是被先锋诗人嘲笑的词，但这诗意。

6

周云蓬写过一段话，“在我的梦里，会凭着小时候的记忆，看到树是绿的，还是蓝的，我健康的奔跑，不用怕撞到什么。可是我梦见了她，完全是一个黑影，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她。从此我在梦里和白天，都是瞎的。”  
这个疼，是在人心脏上捏一下。  
之前他迷恋米兰昆德拉的小说里的萨宾娜，追求绝对的自由，“后来才明白，人一旦投入具体生活后就会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没法完全自由。生活一定要参与进去，然后才明白心灵的自由是怎么一回事，很多快乐是来源于不自由，你若是爱上一个人，它就是不自由的。一切专注都会损害自由”  
两人在一起，没有钱，脾气也不会好，所有的浪漫都磨没了。快分手，他在宁夏，半夜听到楼道电话响就往外跑，总觉得是她打来的，还是分了手。  
他说，恋爱的这种痛苦，会让人落到地面，精神回归到肉体。崔健怎么唱的？----恋爱的时候理论都是虚的，只有分手时的疼痛才是实的。

恋爱最让人了解什么是无奈，你没法预料也不可争取，命运象磕煮熟的鸡蛋一样，不急不慢地，把人的壳一层层磕掉了，柔嫩脆弱地露出来。  
他原来觉得诗与歌高于生活，这后来才明白歌和诗只是生活的流露“那么多经历，那么多故事，最后变成一首歌，但它们的目的并不是变成一首歌，它们是没办法了”  
他写了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绣花绣的累了吧 牛羊也下山喽  
我们烧自己的房子和身体 生起火来  
解开你的红肚带 洒一床雪花白  
普天下所有的水 都在你眼中荡开  
……  
日子快到头了 果子也熟透了  
我们最后一次收割对方 从此仇深似海  
你去你的未来 我去我的未来  
……  
期待更美的人到来 期待更好的人到来  
期待我们的灵魂附体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重新回来  
期待我的灵魂附体，重新回来。  
痛苦不是财富，痛苦就是痛苦，“你要知道这些经历是为了一首歌，你非气死不可，你才不愿意去写。你会想，别写那首歌了，宁愿经历好一点。”  
只不过人无路可走的时候，说不出来的时候，音乐降临。  
7

零四年以后，他经济压力不像以前那样大，精神上就自在一些，幽默感在音乐里也复苏了，不那么沉重，在歌里跟李白开玩笑。  
他说住在香山把过去生活里黑暗的东西消解了很多.他喜欢爬爬山，偷偷翻到植物园里边，一条小路拐来拐去，能找到好多名人的墓。刘天华、刘半农、梅兰芳、马连良，还有梁启超，“他们都静静地呆在那里，看着我看不到的世界。”  
他写了《春天责备》，说“这个诗刚写的时候，我是感觉到春天很多繁茂的花，它对于人是一种责备。你比方你的生活很抑郁，生活很暗淡，它对你就是一种责备。”  
他写：“我的小屋后面是树木丛生的野山坡，坡上有一片墓园，墓园旁摆放着十几个蜂箱。天气好的时候，蜜蜂的嗡嗡声融入阳光，有一种催眠的作用。一个人坐上个把小时，时间缓慢逐渐凝固，感觉自己成了金黄琥珀中的一只昆虫。还有一只猫和狗，每逢我改善生活，他们都会不请自到。锅里的羊排熟了，我摸索着掀开锅盖，锅沿旁左边一只猫头右边一只狗头，都跃跃欲试着。”。  
这里头有一种烂熟的心平气和，他说古兰经里有句话：命运如大海，自由如小舟。你的船不可能到陆地上去航行，人要尊重一种界限，可是这只船在命运里还是可以很自由的。  
他看不见字，但对《诗经》有一种嗅觉上的好感，他写：  
“诗经最终长成了一株香樟树  
杜甫是那种沉积的落叶  
欧阳修是秋天的苦香  
他说：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予之叹息”  
后来他写《牛羊下山》，包括《不会说话的爱情》的歌词，很多来自于嗅觉上的灵感。“牛羊下山，晚炊，草木香，山气日夕佳，生火的柴火和牛粪味，陈年的米缸。嗅觉更接近于艺术的本质，它和艺术冲动一样的深邃原始。”  
他说在西藏喜欢听牛铃的声音。“一低头一抬头，周围全是牛铃的声音，变幻莫测又清透。我比较喜欢水声，海洋啊，流水啊。我去过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据说那里的水很壮烈。我听了听，像闷雷，很低沉，很持久。我是靠听觉来感觉世界的”  
这世界是他闻出来，听出来，摸出来，踩出来的，人们只是看到事物存在，但他能感觉到事物的存在，看看他写这个--------  
“为什么我唱：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  
而不是一个叫马头，一个叫马尾？  
木头里有人的向往和悔意。  
张枣诗云：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  
很多人有眼睛，但他们早已不看，不听，没有感觉，象石头一样不再闪烁。